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三十八回 觀天象袁克進言 陳治亂王義死節

詩曰： 純中一片心，大節三尺劍。
同是衣與冠，平時何以辨。
歲寒松柏知，盤錯利器見。
不經板蕩秋，誰知金百鍊。
佞臣好口舌，諛臣好顏面。
求之肝膽中，反覆有如電。
問誰生不遷，問誰死不變？
所以義士心，古今人所羨。

話說煬帝半夜悲歌之後，情景十分蕭索。坐便是癡癡，立便是呆呆；就是飲酒歡樂，畢竟不比往時興豪。雖欲強打精神，當不得今日報盜賊奪了郡縣，明日報守將失了城池。中原地土，盡屬他人。煬帝料到爭他不來，每日只是嚴旨催治丹陽宮，要徙都江東。旨意日下，並不見告成消息。煬帝等得不耐煩，遂坐便殿召一班臣子來問道：「往時造迷樓十六院，俱頃刻而成；丹陽宮殿，為何這等難造？」封德彝奏道：「往時天下太平，錢糧湊手，又有外國進貢奇花異草，故蓋造容易。今因東西兩京，被盜賊割據，少了大半錢糧，外國進貢之物，毫釐全無，只靠得江都人民之力，故成功甚難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兩京盜賊割據，錢糧少些猶可，怎麼連外國進貢也都不來！」虞世基奏道：「此皆前日徵討高麗，不曾得勝，故皆效尤，因循不貢。今欲其重驛來朝，必須大發天下之兵，各路徵討。彼畏威懷德，自然進貢。」給事郎許善心奏道：「富強之日，屢歲徵遼，尚不能平，此時天下，安得盡平各國？」虞世基道：「外國縱不能平，亦可震懾海內盜賊，見得夷道遐荒，尚彰天討，況近在畿輔之內者乎？此亦御外寧內之一術也。」許善心道：「該徵不該徵，且不必論。但盜賊充滿天下，郡縣殘破，將士喪亡，兵將從何處去調？」虞世基道：「兵與將原在天下，或勢敗因而從賊者有之，今若有旨調其徵討胡夷，彼得自新之路，自然來歸，何患其無也？」煬帝大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則天下盜賊不戰而自孤矣。卿言大是！」遂傳旨詔天下，十三道俱要進兵，征剿各胡不朝者。又差封德彝連夜催督丹陽治宮殿，並開河至永嘉，限一月畢工，如再遲緩，定行處斬。

各官不敢再奏，俱領旨而出。到了朝門外，都紛紛攔住虞世基問道：「當今天下，四分五裂，詔書行到何處去？叫誰人領兵？從哪一路出師？調何項錢糧？敢乞老先生指教。」虞世基笑道：「列位先生，好不通變。皇上聖意不安，下官聊以此安之，何必見之實事！只葫蘆提應允便了。」眾官聞言，俱各默默而退。也不發詔，也不興師。只有封德彝領了催督之旨，因有欽限，不敢遲緩。連夜過江東，依舊拿出造離宮的舊手段，百般催逼。當日造離宮時，天下猶富庶太平，民雖辛苦，還支撐得來；今民窮財盡，又且兵戈擾攘，再興開河造殿之役，可憐眾百姓苦不能言，十分之中逃竄二三分，死亡二三分，剩不上二三分百姓，終日搬運泥土，磨得項踵都消，筋骨俱碎。封德彝不顧死活，拿出一片狼心，遲了就打，慢了就殺，生辣辣又造起丹陽一所宮殿；又自丹陽以至於餘杭，開挖成八百里河道。這一場工役，又不知坑害了多少性命。正是：

否泰有時轉，荒淫無日終。
金甌成瓦解，猶自造離宮。

按下封德彝造成宮殿不題。且說煬帝自知天下攪亂，社稷欲傾，終日悶悶不樂。蕭後勸慰道：「國運有一時衰旺，天心未必遽轉。陛下且圖歡笑，何必十分愁煩！」煬帝忽想道：「御妻此言甚是。天心若在，任他鼠竊狗盜，有何傷哉？今晚登凌霄台一觀天象，便可見矣。」原來這凌霄台在西苑中，高有數十丈，台上可望三百里，十分高爽曠闊。眾內相聽得煬帝要登台觀象，慌忙收拾打掃，伺候聖駕。不多時，金烏西墜，碧漢中早換上一天星斗，禁苑中一派夜景，別是清幽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禁柳煙光弄螟痕，龍樓鳳閣乍黃昏。
一聲宮漏珠簾下，院院燒燈待至尊。

煬帝見天色已晚，隨帶了幾個內相宮人，竟上凌霄台來。到了台上，四週一望，只見星斗燦爛，銀漢分明，夜氣甚清。煬帝因得了袁紫煙傳授，認得星辰方位。先抬頭往紫薇垣中一看，只見帝王旁邊現出一顆大星，色赤而芒，閃閃搖動，去帝座只有一尺，便著驚道：「此何星也？這等光芒可畏！」再細細審看，卻認他不得。袁紫煙又留在東京不曾帶來，欲召台官問，又是半夜，宮中不便。煬帝看了半晌，知道不是好光景，心下十分不快，手憑著欄杆，只是癡癡不語。忽朱貴兒與杏娘走來說道：「娘娘說寺上風露冷，請萬歲爺回宮罷。」煬帝方才移身下台，到得寢宮，蕭後問道：「陛下觀得天象如何？」煬帝道：「天象甚覺不妙。且太微垣中，忽見一怪星，又大又放光芒，逼近帝座，不知何名？甚非佳兆。可惜不曾帶袁紫煙來，看個明白，殊覺悶人。」蕭後道：「天道甚微，一時難窺。此星或是祥瑞也未可知，何必煩惱？明日召台官一問便知端的，且共飲一杯，以消此良夜。」左右隨進上酒來，二人相對而飲，飲至夜分方寢。正是：

人意不為善，天心便作災。
若要挽天意，須從人心來。
人心不自轉，天意何能回？
天意苟如此，江山已矣哉！

次日煬帝起來，即坐便殿召台官來問。原來耿純臣因年老留在東京，這台官姓袁名克，聞召慌忙趨入。朝拜過，煬帝即問道：「近日天象如何？」袁克見問，隨俯伏在地悲哭起來。煬帝道：「朕問你天象，為何悲泣？」袁克道：「星文太惡，臣不敢上奏，故不勝悽愴。」煬帝道：「成敗禍福，俱有一定莫逃之數，卿不妨直奏。」袁克道：「臣連見賊星犯帝座甚急，又見日光四散如流血，恐旦夕有不測之禍。願陛下遽修明德以減之。」煬帝道：「何以知為賊星？」袁克道：「出入無常，或潛或見者，賊星也。」煬帝道：「為禍大小何如？」袁克道：「星大者禍大，星小者禍小。今大而有芒，願陛下以非常備之。」煬帝道：「想是有關國運。」袁克又泣下道：「逼近帝座，又日光流血，恐為禍猶不獨國運也。」煬帝聞奏，默然良久，心下十分不悅。隨發出袁克，悶悶獨坐，也不退回後宮。坐了半晌，忽見王義立在旁邊，因問道：「王義，汝知天下將亂乎？」王義見問，不覺撲簌簌墮下淚來答道：「天下已亂，臣知之久矣。」煬帝道：「汝既知天下已亂，何故省言而不告我？」王義泣而對道：「臣乃遠方廢民，得蒙上貢以膺聖澤，又因自宮以近龍顏；天下大亂，固非今日之事，履霜堅冰，其來舊矣。臣料大禍，必不能救。非臣不早言，臣若早言，臣死已久，安得隨萬歲至今日乎？」說罷涕淚如雨。煬帝亦愴然泣下說道：「朕自幼無書不讀，長於用兵，明於治國，自揣平生無大過失。不知何故，忽釀而成禍？汝可為朕細陳成敗之理，縱然無益，亦可知得失。」王義道：「臣口拙不能細奏，願假筆舌上呈御覽。」煬帝道：「有則直言，不必隱諱。」王義慘然領旨而出，煬帝方退入後宮。次日，王義盡將煬帝平生過失，錄成一疏，奏與煬帝。煬帝展開細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備役驅使臣王義稽首頓首，奉表於皇帝萬歲：臣本南楚侏儒，幸逢聖明為治之時，故不愛此身，願從入貢。幸因自宮，得出入左右，積有歲時。濃被恩私，侍從乘輿，周旋台閣，皆逾素望。臣雖至鄙至陋，然素性酷好窮經，頗知善惡之源，略識興亡之故。又且往還民間，週知利害。深蒙顧問，故敢舒誠瀝血，次第敷陳。自萬歲嗣守元符，休臨大器，聖神獨斷，規諫弗從，自發睿謀，不容人獻。大興西苑，兩至遼東，開無益之市，傷有用之財，龍舟逾於千艘，宮闕遍於天下；兵甲常役百萬，士民窮乎山谷；徵遼

者百不存十，死葬者十無一人；帑藏全虛，穀粟湧貴；乘輿四出，行幸無時；兵人侍從，常役數十萬；遂令四方失望，天下為墟。方今有家之村，寥寥可數；有人之家，寂寂無多。子弟死於兵役，老弱困於泥土；死屍如岳，餓殍盈郊；狗彘咽人之肉，烏鳶食人之餘；臭聞千里，骨積高原；血膏草野，狐兔盡肥。陰風吹無人之墟，野鬼哭寒草之下。目斷平野，千里無煙，萬民剝落，莫保朝昏。父遺幼子，妻保故夫；孤苦何多，餓荒尤甚。亂離方始，生死孰知？仁主愛人，一何至此！陛下恒性剛毅，誰敢上諫？或有鯁臣，又令賜死。臣下相顧鉗結，以自保全，雖龍逢復生，比乾再世，安敢議奏！左右近侍，凡阿諛順旨，迎合帝意者，皆逢富貴；萬歲過惡，從何得聞？方今盜賊如麻，兵戈攪攘，社稷危於春雪，江山險於夏冰；生民已久入塗炭，官吏盡懷異心。萬歲誠思：世事至此，若何為計？雖有子房妙算、諸葛奇謀，亦難救金甌於已破也！近聞欲幸永嘉，不過稍延歲月，非有恢復大計。當時南巡北狩之神武威嚴，一何銷鑠至此！又聞詔徵不朝，雖天子威靈，然時事已非，誰為用命？不過塗飾眼前耳目，究竟於天下無補。兩京將失，欲行師則兵吏不順，欲行幸則侍衛莫從。當此之時，何以自處？萬歲雖欲發憤修德，加意愛民，然大勢已去，時不再來，天下已難復得。所謂巨厦之傾，一木不能支；洪河已決，掬壤不能救。臣本遠人，不知忌諱，事已至此，安敢不言！臣今不死，後必死兵；敢獻此書，延頸待盡。伏乞聖明採擇，臣不勝死生榮幸之至！

煬帝細細看了一遍又看一遍，說道：「汝言雖則有理，然自古安有不亡之國，不死之主乎？」王義大哭奏道：「萬歲今日至此，猶蔽飾已過。萬歲常言：『吾當跨三皇、超王帝，下視商周，使萬世不可及。』今日請看時勢，車輦尚不能回，能跨三皇乎？能超五帝乎？能下視商周乎？能使萬世不可及乎？」煬帝聽了，不覺泣下數行，說道：「汝真忠臣也，言何退切若此，朕悔之遲矣！」王義道：「臣昔不言，誠愛生也；今既奏明，死復何憾！願以此身，報萬歲數年知遇之恩。天下方亂，願萬歲努力自愛。」遂磕一個頭，滋泣辭出。煬帝只是悲傷感悟之意，也不在心。不料去不多時，忽有幾個內相來報導：「王義退出，大哭一場，自刎死矣。」煬帝聽了，大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是朕負王義也！王義真忠臣也！」不覺潸潸淚下不止。蕭後勸道：「王義既死，悲傷無益。」煬帝道：「朕看滿廷臣子，皆高爵重祿，曾無一人能如王義，真可痛惜！真可痛惜！」隨命有司具禮厚葬。正是：

忠孝本性成，爵祿不能得。

嗟彼滿廷臣，幾人能死國！

煬帝既葬了王義，悲傷不已。蕭後勸解道：「此乾坤何等時，為歡尚恐不足，況乃戚戚憂乎？」煬帝忽醒悟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，時勢既不能挽，憂之徒亂人心。不如急急尋歡，受用一日，便宜一日。」遂傳旨一切國事，俱不許瀆奏，如有報兩京消息者斬。一面大排筵宴，召十六院夫人共飲，又叫眾美人一齊奏樂，要作勝游。須臾，眾夫人齊集。左右獻上酒來，殿上八音並舉，煬帝與蕭後放量痛飲。真個是：

苦中作樂終非樂，悲裡尋歡未必歡。

好似處堂群燕雀，嘻嘻只顧一時安。

大家飲了半日，忽奈夫人說道：「院中今春桃花開得燦爛，陛下有興去一看否？」煬帝道：「怎麼沒興？」隨叫移宴院中，親同蕭後眾夫人往看。到了花下，只見高一樹，低一樹，或臨水，或沿溪，或倚石，或背簷，無數桃花開成一片紅錦。煬帝看了，不覺想起往事，說道：「桃花茂盛，不減東京清修院矣。」秦夫人道：「清修院不知何日重遊？」煬帝忽歎口氣說道：「重遊想無日矣。」蕭後道：「世事固不可知，勤王之師一集，自然掃清群賊，迎請聖駕北歸也。」煬帝道：「普天下雖皆臣子，義士能有幾人？朕也不望勤王，為一日天子，且暢飲一日美酒。北歸也可，不北歸也可，一聽之天矣。」說罷聲容俱慘，連連索酒而飲。飲了數杯，不覺酣然。大叫：「拿紙筆來，待朕題詩。」左右慌忙奉上。煬帝信手寫詞一首道：

瓊瑤宮室，金玉人家，珠簾開處碧鈎掛。歎人生一場夢話，休錯了歲歲桃花！奈中原離黍，霸業堪嗟。干戈滿肋，阻斷荒遐。梨園檀板動新雅。深痛恨，無勤王遠將鑾輿，須拚飲，顧不得繁華天下。

煬帝題完，叫眾美人宮女，歌唱起來。蕭後與眾夫人聽了，都不覺淒然淚下，說道：「本欲為歡，陛下何吐辭之悲也！」煬帝亦墮淚道：「朕亦不知其然而然，殆天意乎？」遂罷宴不飲。忽近侍報封德彝治丹陽宮成，繳旨，現在午門外候駕。煬帝大喜，隨駕臨便殿召見。封德彝奏道：「臣奉聖旨嚴行催督，今幸宮殿俱已造完。新河由丹陽至餘杭，計八百里，亦俱開成。惟候聖駕擇日幸臨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有幹才，能如朕意，其功不小也！」遂傳旨各有司並侍衛衙門，俱要整頓車駕軍馬，限一月內擇日還都丹陽宮，並遊幸永嘉，有遲延不備者斬。又命近侍取許多金帛表禮，賞賜封德彝。封德彝謝恩辭出，煬帝退入後宮不題。且說旨意一下，各有司俱紛紛打點。內中有幾個郎將，一人複姓司馬，名德勤，一人姓元名禮，一人姓裴名虔通，皆關中人氏。因思鄉欲歸，見煬帝有旨又要渡江遊幸永嘉，心下十分不願。大家聚集在禁營中商議。司馬德勤說道：「我等離家數載，日夜思鄉。近聞劉武周雄據汾陽宮，又聞李淵打破關中，不知家中父母如何，妻子如何？寸心中苦不可言！今有詔又幸永嘉，這一去南北阻隔，是再無還鄉之期也，為之奈何？」元禮道：「永嘉必不可去，莫若會齊禁兵，將此苦情奏知主上，求免渡江之役。」裴虔通道：「此非算也！主上荒淫無道，只

圖酒杯婦人快樂，江山社稷尚且不顧，豈肯管我等苦情！以我愚見，不如瞞了主上，私自逃回西京，與父母妻子相見，豈不乾淨！」司馬德勤與元禮齊應道：「此言甚善。」遂要打點作逃歸之計。不想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，早被一個宮人聽見，忙報知煬帝道：「郎將司馬德勤、元禮與直閣裴虔通，三人在禁營說西京盜賊強橫，思念家鄉，都打點要逃遁還鄉。奴婢偶然聽見，敢奏知萬歲。」煬帝聽了大怒道：「朕有旨不許人言國事與兩京消息，你為何敢來瀆奏？況郎將直閣，皆朕親信侍衛之人，安有逃遁之理！不殺汝何以絕此妄言！」遂叫左右牽出打殺。可憐宮人一片好心，無由分說，白白打死。正是：

國家氣運衰，忠言自不聽。

若肯聽忠言，何以隕其命。

煬帝既打殺宮人，眾內相雖再聽見，也不敢管閒事。內中有一郎將姓趙名行樞，聞知其事，心甚不安。遂私自來拜一人商議。那人複姓宇文，名智及，現在少監，執掌禁兵。見趙行樞來拜，慌忙迎入。趙行樞說道：「將軍知眾軍士近日之意乎？」智及說道：「不知也。」趙行樞道：「眾軍士不肯隨駕渡江，紛紛商議，俱欲逃歸。吾亦欲如此，特來請教。」宇文智及道：「若依此計，性命俱不保矣。」趙行樞驚問道：「為何性命不保？」宇文智及道：「主上雖然無道，威令尚行。若私自逃奔，不過隻身，又無軍士；朝廷得知，遣將追捕，卻何以應之？豈不棄此性命！」趙行樞道：「若如此，卻將奈何？」智及道：「今隋綱不振，天下英雄並起，四海盜賊蜂生。我與汝所掌禁兵已有數萬。依吾之見，莫若因眾人有思歸之心，就中取事。或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或誅無道而就有道，皆可成萬世業也，安肯為亡命徒耳？」趙行樞大喜道：「聞公言誠所謂撥雲霧而睹青天，令人爽然悟矣。敢不拜教！」宇文智及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恐人力不齊。尚須得二三同心，共匡大事，方可萬全。」趙行樞道：「司馬德勤與元禮、裴虔通既欲逃歸，定有異志，何不邀來共謀？倘肯頂力，人力便齊矣。」宇文智及歡喜道：「公言是也！」隨差人去請。不多時，三人請到。相見禮畢，趙行樞先開口說道：「主上不日遊幸永嘉，諸公行李打點的如何？」司馬德勤道：「逃歸之議，人人皆知。公猶問幸永嘉行李，何相欺也！」趙行樞道：「非欺公也，聊相戲耳！」裴虔通道：「既稱同官知己，何必戲言？主上欽限嚴緊，若要逃歸，須急急收拾行李；倘遲延落後，恐生他變。」宇文智及說道：「逃歸雖好，但路途遙遠，非一步可到。主上遣兵追捕，卻往何處躲避？」

司馬德勤三人聞言，皆相顧錯愕道：「我等實不曾思量及此，卻將奈何？」趙行樞道：「諸公勿憂，宇文將軍已有妙計在此，但恐諸公心不齊，不肯從耳！」裴虔通三人齊說道：「我等皆關中人，日夜思歸，寸心俱斷。既有妙計，安敢不從！如有異心，不得其死。」趙行樞大喜道：「得諸公如此，復何憂也！」遂將宇文智及之言，細細對三人說了。三人俱大喜道：「將軍等既圖大事，吾三人願效一臂之力。」宇文智及道：「列位將軍，若肯同心戮力，不患大事不成矣！」司馬德勤道：「校尉令狐行達、司馬

文舉，皆吾心腹之人，邀來皆可助用。」趙行樞道：「既是心腹，多一人得一人之力，便可請來。」司馬德勣隨差人去請。不多時，二人齊至。司馬德勣將前議實說了一遍，二人俱道：「列位將軍之命，敢不聽從。」宇文智及大喜道：「眾人志向既同，吾事濟矣。但禁軍數萬，非可輕舉妄動，必須立一人為盟主，大家聽其約束，方有規模不亂。」司馬德勣道：「吾舉一人可為盟主。」趙行樞忙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只因說合這人，有分教：兵臨寢殿，血濺宮庭。正是：

肘腋非無禍，蕭牆亦有仇。

君王須慎德，敵國在同舟。